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86-93.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8>



“漩涡”的启示：混沌空间与理性边界的文学表征 ——以爱伦·坡的《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为例

田颖 (TIAN Ying), 李爽 (LI Shuang)

摘要: 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 爱伦·坡借“漩涡”意象深刻质询了19世纪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既有研究多从美学、历史、哲学等维度解读这篇小说, 却较少关注“漩涡”这一意象的认识论内涵。本文从“混沌”概念入手, 从科学理性的视角, 试图论证坡如何利用“漩涡”的“混沌”特征展开对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批判。坡的空间叙事并非为了提供更“精确”的世界图景, 而是通过探寻空间表征的局限性, 守护被科学理性排除的感性经验与认知焦虑。坡通过空间叙事标注的不是通往新世界的航线指南, 而是人类认知不可逾越的边界。

关键词: 爱伦·坡; 漩涡; 科学理性; 混沌; 表征边界

作者简介: 田颖 (通讯作者),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学绘图学, 电邮为 yingtian@hznu.edu.cn; 李爽,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绘图学, 电邮为 15957166735@163.com。

Title: The Implication of the Maelstrom: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Chaotic Space and the Boundary of Reason—A Case Study of Edgar Allan Poe’s “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Abstract: In “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Edgar Allan Poe holds an inquiry into the cognitive model of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ism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Maelstrom. While academia has predominantly interpreted this novel from the aesthetic,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elstrom itself.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chaos”, this paper examines, through the lens of scientific rationalism, how Poe employs the chao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elstrom to question the cognitive model of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oe’s spatial narrative does not seek to present a more “accurate” vision of the world. Instead, by probing the limits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he preserves the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epistemic anxieties marginalized by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rough Poe’s spatial narrative, he does not mark a route to a new world, but rather, the insurmountable boundary of human cognition.

Received: 10 Mar 2026 / Revised: 26 Apr 2026 / Accepted: 30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Keywords: Edgar Allan Poe; maelstrom; Scientific Rationality; chaos; boundary of representation

Author Biographies: **TIAN Y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cartography. Email: yingtian@hznu.edu.cn. **LI Shuang**,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cartography. Email: 15957166735@163.com

引言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于1841年发表的一则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渔夫被卷入莫斯肯漩涡并奇迹生还的故事。这篇小说看似是一个关于海上冒险的惊悚故事,但实则是坡通过小说中的核心意象“漩涡”,将批判的矛头直指19世纪西方科学理性主义——那种以观察、测量、分类为手段,试图将世界转化为可控知识体系的线性、秩序化的认知传统。这一批判在彼时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19世纪上半叶西方科学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宇宙》(*Kosmos*, 1845)为代表,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系统测绘作为自己的理想。¹

在坡的小说中,这种认知模式首先体现为“我”对漩涡的认知方式。“我”试图借已知的知识将莫斯肯漩涡定义为一种可被预测、规避的客观现象。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摹仿,它将未知的自然力量纳入既有知识体系,并赋予一种虚假的秩序感与可控性。正如科学史家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与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在合著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中指出,“在十九世纪的地图集著作中,对于机械手段的极端依赖……暴露出某种防御心理,以及在面对这样一种指控时的紧张:这些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欲望或理论的投射”(Daston & Galison, 2007, p. 325)。坡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让空间叙事跳过了这种模式表面的“客观性”,转而去展现“漩涡”的现是如何粉碎理性主义预设的秩序。

若要理解坡借“漩涡”这一独特空间意象所传达的深意,就须将这篇小说置于既有研究的脉络中加以审视。杰拉德·斯威尼(Gerard M. Sweeney, 1973)从科学与诗学的张力出发对这则小说进行解读,指出渔夫的幸存是“诗性直觉”对“理性主义”的胜利(pp. 22-24)。桑德勒(Matt Sandler, 2018)将小说置于19世纪帝国进程的历史想象中进行考察,他认为渔夫的幸存是一种“垂死挣扎的殖民主义”(dying colonialism)的寓言。乔治·汤普森(George R. Thompson, 1970)从坡的“浪漫主义怀疑论”(Romantic Skepticism)出发,指出小说有一种介于希望与绝望、理性与疯狂的张力,它体现了坡对任何单一认知框架的持续质询(p. 300)。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坡对科学理性的批判。朱振武(2011)从科学史视角,挖掘了坡作品中隐含的科学人文关怀,他认为坡的作品体现了对“科学至上”论的担忧。于雷(2014)则从空间书写入手,探讨坡的创作与美国南方文化语境的关联。这些研究为理解坡的作品与科学理性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外学者从美学、历史、哲学等维度揭示了小说的丰富内涵,但关于“漩涡”的认识论意义却鲜有论及。陆扬、陈艳(2023)也曾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空间转向”使文学批评得以关注空间表征与认知之间的深层关联(p. 7)。坡的空间叙事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展开的批判性实践。从文学空间的角度说,作家会“将他对社会、国家、世界的认知和观照编织到他的文学地图之中”(田颖、林锦, 2025, p. 103)。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坡正是通过“漩涡”这一意象,将他对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认

1.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迎来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国家资本以“无偿资助”的形式介入科技研发,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科学进入系统测绘时代。洪堡的《宇宙》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代表作。

知的洞察编织成一幅标记表征边界、揭示表征困境的“认知地图”。基于此，本文以“科学理性”为批判主线，借助“混沌”（Chaos）¹概念，论证坡如何借“漩涡”意象与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对理性主义认知逻辑的进行解构，进而对西方科学理性的认知根基进行深刻质询。

观测主体的陷落与认知转换：从“观测者”到“体验者”

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坡通过渔夫从跌入漩涡前到陷入漩涡中而后生还的经历，呈现了他对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解体与重构的过程。在小说开篇，叙述者“我”就试图以科学报告似的冷静口吻，向读者表示自己接下来叙述内容的客观性。“我”借用约纳斯·拉穆斯（Jonas Ramus）的记载与《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以及当地渔民根据月相、潮汐得出的有关漩涡短暂平息的规律性知识，向读者介绍了挪威西海岸的莫斯肯漩涡。小说这样写道：“7点整……我们开始满载返航，好趁平潮期驶过那涡流的主水道，我们知道下次平潮是在8点。”（坡，2025，p. 12）“我”试图通过这些内容将莫斯肯漩涡定义为一种可以认识、预测并规避的客观现象。同时传递给大众一种假象：可怕的自然现象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文献考证和规律总结规避的。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摹仿：它将未知的自然力量纳入既有知识体系，并赋予其一种虚假的秩序感与可控性。

此处渔夫三人对计时工具的依赖暴露了其认知模式的局限性，“渔夫在面对自然时坚信的仍然是理性主义”，并且他“期待漩涡按照理性工具测量的结果出现与行动”（Sweeney, 1973, p. 22）。这种期待背后预设的是一个可以被完全预测与掌控的世界图景。渔夫接下来的话也印证了他的期待，他这样说道：“我们通常把船停在沿这海岸往北大约5英里处的小海湾里；遇上好天气，我们就趁着那15分钟平潮赶快驶过莫斯肯漩涡的主水道……而对风向的预测我们很少出错。六年期间，我们因为没风而被迫在那儿抛锚过夜的事只发生过两次。”（坡，2025，p. 10）渔夫将这六年来的经验视作规避风险的可靠条件，这正是早期科学理性常用的“归纳法”的体现。但这种基于经验的预测在面对“漩涡”这种特殊空间时却是最不可靠的。随后，渔夫又说“那是个险恶的地方，即便在好天也不太平，但我们总能设法平安无事地避开莫斯肯漩涡的魔掌”（坡，2025，p. 11）。此时，渔夫对“总能”避开风险有十足把握，这是理性主义对自身认知的盲目自信。因此当风暴来临之时，渔夫与他的兄弟最初的反应，仍是试图运用经验、自我判断与航海技术来控制局面，这延续了人类以理性与技术对抗自然力量的经典叙事。然而，渔夫回忆中的一个微小细节预示了这场对抗的结局：“可突然之间，从赫尔辛根山方向吹来的一阵风让我们吃了一惊。这种情况异乎寻常，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我不由得感到一点不安，不过我不清楚不安的缘由。”（坡，2025，p. 12）渔夫能够意识到这阵风似乎不同寻常，但他现有的认知框架无法解释这种超出自身经验与预期的现象，因此当下的他只能对此视而不见。这段描述也揭示了理性主义认知的又一局限：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事件时，忽视异常信号正是理性主义认知的缺陷。

漩涡展现出的毁灭性力量最终摧毁了这种认知的根基。渔夫的经历呈现了一个逐层深化的认知解体过程。首先是视觉参照系的崩塌，在渔夫的视线范围中，天空、海岸、甚至兄弟的身影都在疯狂的旋转中消失（坡，2025，pp. 16-17）。感官经验是近代科学经验主义的根基——从培根的观察归纳法到洪堡的精确测绘，感官都依赖于视觉提供的参照信息。当视觉参照物被漩涡破坏时，主体赖以定位自身的外部坐标便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觉参照系的崩塌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漩涡运动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海水分裂成上千股相互冲撞的水流……旋转成无数巨大的漩涡。”（坡，2025，pp. 4-5）因此，空间也从可辨识的“点”和“线”转化为“旋转流动”的形态，参照系的崩塌正是这一空间产生变化的结果。

其次是科学计量工具的失效。当渔夫试图用手表确认潮水何时平息时却发现“指针没有走动……表在7点钟时就已停走！”（坡，2025，p. 15）物理时间的终结在书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贯穿着

1. 此处所使用的“混沌”并非日常语义中的“无序”（disorder）或“混乱”（confusion），而是指一种在确定性规律支配下呈现出不可预测性的复杂动力学过程。

渔夫对时间的依赖，“7点整……我们知道下次平潮是在8点”（坡，2025，p. 12）。从启蒙运动以来，时间作为一种均匀流逝、可精确测量的线性科学规律被人们熟知。此处的线性时间是理性秩序的存在形式，计时工具的失效使理性秩序的存在形式在漩涡中停止，这意味着理性认知在此中断。这场事故最后展现的是主客体关系的根本逆转：“随着那阵驱赶我们的狂风，小船正飞速驶向莫斯肯漩涡。”（坡，2025，p. 14）渔夫从“观察漩涡的人”沦为了“被漩涡吞噬的物”。这一转变意味着那个试图置身事外进行观测的主体，被他观察的对象吞没。但这种吞没并不等于毁灭，小船“看起来就像悬挂在一个又大又深的漏斗内壁表面上”（坡，2025，p. 19）。从“俯瞰漩涡”到“身处其中”，渔夫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漩涡”内部，而主客体位置的逆转恰好为后续的认知转换埋下了伏笔。

由此可见，坡的叙事并未止步于主体的崩塌以及这种崩塌带来的恐怖后果，而是进一步凸显了渔夫因求生本能而催生出的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当渔夫意识到所有主动积极的对抗都毫无作用时，他选择了放手。“那个环并不大，没法容我们兄弟俩同时抓牢……我认为我俩谁抓住它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于是我让他抓住那个环。”（坡，2025，pp. 18-19）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渔夫“放手”不仅是他在找寻新的求生策略，还标志着他放弃了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核心——对自然客体的掌控与规训的认知暴力。因此，渔夫的放手也象征着人们承认“漩涡”存在理性无法完全认知与掌控的特性。就如同汤普森（Thompson, 1970）所言，坡的怀疑论是对美国社会在19世纪过度推崇科学理性的反思，他以怀疑的态度让人们直面人类认知存在有限性这一客观事实（pp. 297-300）。

“放手”之后，渔夫的“观察”也从先前那种置身事外的“观测”姿态抽离，他试图沉浸式地理解漩涡内在的律动规律。渔夫注意到在漩涡中“两个大小相等的物体……下降速度慢的是圆柱形物体”（坡，2025，p. 22）。渔夫的结论没有经过测量计算、没有对照科学原理，只是凭借“观察”把握漩涡内在的运动规律。斯威尼（Sweeney, 1973）将这种认知方式称为“诗性直觉”，这是一种与理性计算截然不同、却更为根本的接近世界的方式（p. 24）。值得注意的是，渔夫在描述观察结果时，特意说明他使用的“球体”和“圆柱体”等专业术语是事后从当地教师那里借用来的。关于这些术语的科学解释他已经忘记了，因为这些解释对理解他的体验毫无帮助。这一细节也进一步说明了科学语言只是描述人类体验的工具，而非体验本身。这正好呼应了达斯顿与加里森（Daston & Galison, 2007）在《客观性》中的论断：在某些科学领域，直觉、经验和主动的认知介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更高级的认识形式（pp. 322-324）。渔夫的幸存过程印证了这种被科学理性所贬抑的认知方式在绝境中的生存价值。

综上所述，渔夫的经历呈现了其认知历程的完整转变：渔夫起初相信知识和经验能让他掌控所有的突发情况，但实际上在漩涡的毁灭性力量面前，这些知识与经验并没有让他脱离险境。当他决心放弃抵抗时，他学会了在绝境中用全新的方式观察、感受“漩涡”这一独特的空间，其认知方式也由对理性主义认知的盲从转为基于个人体验对世界的全新感知。坡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事实是，科学理性并非持续生效，有时经过外部危机的磨砺后，人们从自身经历获取的体验性认知或许能给自己带来一种全新的理解与生存方式。

混沌空间与线性秩序的崩塌：漩涡作为“内在的反叛”

龙迪勇（2014）在《空间叙事研究》一书中把“叙事”所涉及的“空间”分为四类，即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坡笔下的莫斯肯漩涡，既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承载着渔夫在绝境中的心理投射的心理空间，更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存在边界——它标记出理性认知无法抵达的领域。如果说上文展现的是漩涡如何从内部瓦解认知主体，那么从客体上说，漩涡本身是对理性主义空间秩序的现实反叛。这一反叛从理性认知版图内部喷涌而出，揭示了被线性秩序所压抑的动态复杂性。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不仅塑造了主体“俯瞰与丈量”的姿态，还预设了世界的基本图景。这一图景将地理空间视为一个可以被分割的单元，它有清晰的边界、稳定的实体。航海图就是线性秩序想象的结晶，海图将潮汐涌动的海洋转化为二维平面上静止的符号——经纬交织的空间坐标、代表水深与暗礁的数字、代表航道的虚线、代表陆地岛屿海洋的图示或色彩等等。这是一种为了掌控而进行的认知暴

力，绘图使不可控的流动空间变得似乎“可读、可算、可控”。所以地图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只是理性主义投射自身欲望的工具。正如地理学家乔治·布莱·哈利（John Brian Harley）所言，“地图是一种权力背景下的话语。地图不是景观的惰性记录或对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中的对话形式。”（Harley, 1988, p. 129）

可以说，坡笔下的莫斯肯漩涡是颠覆线性秩序图景的代表。漩涡的存在形态使它无法被绘制海图需要的精确性与清晰的逻辑所捕捉。文本描绘其像一个“可怕的漏斗”，漏斗内壁的水墙“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飞快地旋转”（坡, 2025, p. 5）。这一描绘呈现了漩涡的核心特征：它的形态是向内凹陷、且不断移动的“漏斗”，它无法像岛屿和礁石一样被简单地作为一个点状物在海图上标识出来；它的运动轨迹呈闭合的环形与向心的螺旋，而非航海图上指向远方的象征着帝国扩张欲望的直线；漩涡并不是航海图上等待标注的空白空间，这一空间本身就是主动吞噬坐标的行动者。

漩涡展现的非点非线、变动不居的混沌空间形态是一种与线性秩序截然不同的存在形式，这正是有待重新解读漩涡的“混沌”¹含义的原因。文中引用了拉穆斯的一句话，“那些漩涡或陷阱是那么宽，那么深，船只一旦进入其引力圈就不可避免地被吸入深渊，卷到海底，在乱礁丛中撞得粉碎。而当那片海域平静之时，残骸碎片又重新浮出海面”（坡, 2025, pp. 6-7）。这句话精准呈现了漩涡的特征，漩涡并非静止不动的，它展现的是“此地正在发生什么”，而航海图只能绘制出“那里有什么”，这种过程性事件是航海图无法捕捉的。因此，这里的“混沌”并非简单的“无序”（disorder）或“混乱”（confusion），而是复杂的、具有内在规律的“混沌”（chaos）。作为现代科学术语，混沌一词特指一种运动形态，即在确定的、非随机的初始条件与物理定律支配下，系统因对初值敏感而表现出的不可预测的、类似随机性的运动（刘寄星, 2009, pp. 238-240）。当然，生活在 19 世纪的坡是无法知晓这个在 20 世纪后半叶因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而广为人知的概念。直到 19 世纪中叶，科学界仍然坚信在未来任何时刻，系统的状态是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被完全预测出来的。然而，坡凭借自己文学直觉惊人地预见到了漩涡这一意象所隐含的“混沌”规律：在由确定性力量（如引力、潮汐、地形）支配的流体系统中，深陷其中的个体的结果却呈现出无法预知的、致命的随机性。这种对“确定性系统中的不可预测性”的文学呈现，恰恰构成了对 19 世纪科学决定论思维的有力反拨。

除此之外，漩涡的颠覆性还体现在它与人类以理性为基础塑造的空间认知的内在关系上。若将漩涡置于坡的整个航海叙事体系中，其批判性更为清晰。《瓶中手稿》（“MS. Found in a Bottle”）的“无底深渊”是一个垂直的、静态的去往未知的通道，我们无法探知深渊的尽头通向何方（Poe, 1994）。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代表理性的测绘工具企图在纵向维度推进时遇见的绝对边界，是在绘制海图时不曾接触或了解的纯粹的“外部”。《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结尾的“白色水帘”构成了视觉与认知上不可穿透的屏障，阻隔了人类打着科学、理性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的欲望（Poe, 1994）。而此处的“漩涡”却截然不同，漩涡位于北纬 68° 的挪威海域附近，它是在人类现有认知中被测绘、命名并视为已知可控的海域。漩涡的毁灭性力量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理性秩序的内部。“即便是这世上最大的战舰，只要一进入那可怕的吸力圈，也只能像飓风中的一片羽毛，顷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坡, 2025, p. 8）人们绘制航海图时把潮汐、地形、洋流这些复杂的动态因素简化为地图上静止的符号，但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并不会因此消失。在漩涡中，所有这些被忽略的动态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人类无法掌控的毁灭性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漩涡构成的“内在的反叛”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它抵制的是理性测绘将动态的海洋简化为静态的符号的行为，而漩涡以自身的运动去回应这种简化行为的不合理之处。其二，它抗拒的是理性主义试图通过线性秩序将万物纳入人类掌控中的欲望，拒绝接受科学理性的认知方式所坚信世界可以被完全认识、完全预测的说法。其实，漩涡的破坏力并不仅仅作用于荒无人烟的海洋，还会破坏人类日常居住的空间。拉穆斯曾记录了以下场景，在“1645 年六旬节的星期日清晨，这股海流

1. 关于混沌理论在科学史与文学研究中的交汇，可参见格莱克的经典著作。Gleick, James (1987).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Viking Penguin.

的狂暴与喧嚣曾震落沿岸房屋的砖石”（坡, 2025, p. 7）。这个事件表明漩涡不仅会毁坏远方的船只，还会毁坏人类居住空间的“砖石”。这也是“漩涡”的反叛自文明的内部喷发的例证。桑德勒（Sandler, 2018）在研究坡的作品时就曾点明作品中传递的“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沌”之间脆弱的界限（p. 270）。漩涡的存在则是这一脆弱性的集中显现，它潜伏已经纳入人类认知版图的挪威海域，随时可能从秩序内部喷涌而出，吞噬一切试图掌控它的理性主体。它的反叛并非来源于人类认知的外部空间，而是理性认知内在的裂痕，是理性试图压抑却无法消除的动态复杂性本身的复仇。

漩涡以其非点状、非直线、非静态的混沌空间属性，从根本上否定了航海图所预设的线性秩序的世界图景。这与上一节所论述的主体观测姿态的崩塌构成了逻辑上的呼应：当主体试图俯瞰与丈量的位置被吞噬时，客体世界也拒绝被简化为静止的网格。二者共同指向了坡对理性主义认知逻辑的深刻解构。这一解构所蕴含的洞见在 20 世纪得到了混沌理论的科学回应，“混沌理论之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在 1963 年提出的“蝴蝶效应”表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刘铁驹、宋立平, 2006, p. 10），这正是“确定性系统中的不可预测性”（Lorenz, 1963, p. 130）的精准表达。洛伦兹的研究动摇了经典科学对长期预测的信心，并与坡通过文学意象传达的警示遥相呼应。当理性主义试图将世界完全纳入其认知框架时，漩涡的存在提醒我们科学探索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边界。

理性失效之处：从语言困境到认知边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漩涡从主体与客体两个层面对理性主义的认知根基进行了解构。这既展现了代表理性秩序的观测者在自然混沌前的崩塌，又揭示了漩涡隐含的“混沌”规律对线性秩序图景的质疑。无论是观测主体的崩塌还是秩序内部的反叛，这都依赖于一个更深层的前提，即理性主义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达需要通过语言和符号实现。当主体无法再次“俯瞰”，秩序不能再被“测绘”时，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是，理性语言本身能否承载那些超出线性框架的经验，即文学表征的边界在何处？

渔夫在回溯那场近乎死亡的体验时，他的叙述充满了对言语表达无力的坦诚：“我真难以向你一言道尽。”（坡, 2025, p. 11）身体失控、时空感瓦解、理性观察位置被吞噬都是漩涡所带来的极端体验，这些都溢出了理性语言有序表征的范围，并与航海日志或科学报告所追求的客观、精确、明晰形成对立。这些表述并非单纯的修辞，而是对语言表征极限的承认。正如渔夫所描述的那般：“对水雾中发出的那种声震天字的呼啸，我可不敢妄加形容。”（坡, 2025, p. 20）坡借渔夫之口想表达的并非“不敢”，而是“不能”，这暗示了语言表达的困境。同样，此处渔夫的叙述风格与开篇“我”那种冷静、客观的科学报告口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开篇“我”引经据典，试图以精准的描述再现漩涡，并以《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试图向读者表明漩涡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在渔夫的叙述中，语言却一再宣告自身的无力。坡借此表明：任何试图精确再现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唯有诗性的语言才能接近漩涡的真相。

坡将这种语言表达的困境发展为一种更具结构性的批判策略——即叙事的“悬置”与“中断”。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尽管幸存者尽可能地还原自己的经历，但关于漩涡核心解释的缺失与那段难以描述的体验构成了意义层面的“中断”。这些形式上的“中断”并非瑕疵，而是坡精心构筑的叙事方式，旨在对抗理性知识体系所追求的系统性、完整性、封闭性与权威性。汤普森将这种叙事策略置于坡的“浪漫主义怀疑论”框架中加以解读，他认为坡的怀疑论是对任何单一认知框架的持续质询（Thompson, 1970, p. 298）。小说叙事的“中断”正是这种质询的形式化呈现，它通过留白向读者表明，并非所有空间与体验都可以纳入理性主义自身的认知体系。这种空白不是瑕疵，而是坡对理性认知的表征限度的清醒承认。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往往反映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这意味表征行为是带有特定的认知视角和价值立场的。坡叙事的批判力量则恰恰在于他承认了表征行为具有的意识形态，同时他也通过“中断”和“留白”承认表征行为所存在的局限。因此，坡借故事绘制的首要“地标”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河湖海，而是“理性语言在此失效”的认知边界。

渔夫在描述漩涡中的观察结果时所说的那段话展现的是他对科学语言的复杂态度，恰恰印证了“理性语言”的失效：

自从逃脱那场劫难以来，我已经好几次同这个地区的一名老教师谈起这个话题，我就是从他那儿学会了使用“圆柱形”和“球形”这些字眼。他曾跟我解释（虽然我已经忘了他解释的内容）为什么我所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漂浮物的必然结果，他还向我示范，圆柱形浮体在漩涡中是如何比其他任何形状的同体积浮体更能抵消漩涡的吸力，因而也就更难被吸入涡底。（坡, 2025, pp. 22-23）

渔夫借用了科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体验，但关于术语的科学解释他早已遗忘。这说明科学语言只是工具，而非体验本身。那些术语的科学解释能够说明的是“圆柱形物体为什么下降更慢”，却不能精准地表述渔夫此时的恐惧、敬畏与希望。坡通过这一细节想要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价值在于保存那些无法被科学穷尽的体验，而非提供更科学的解释。在文学空间批评中，“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同样也值得关注，坡在此处的叙事恰恰是通过渔夫身体化体验的呈现，揭示了理性主义表征模式所无法捕捉的存在维度。边界既是分隔的空间，也是权力与空间交织的场所。由此看来，坡的空间叙事所标记的正是理性认知无法到达的边界。

当理性主义试图将世界完全纳入其认知框架时，坡明确承认了表征边界的存在、感性经验与认知焦虑。这并非表征的失败，而是表征对自身限度的清醒认知。当下的文学空间批评关注“空间焦虑”与“存在焦虑”，渔夫在漩涡中的经历正是这种“空间焦虑”的极致体现。在漩涡中他失去了所有熟悉的参照系，“渴望将抽象的空间变成自己的（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方英, 2025, p. 104），也正是这份使他难以言说的体验最终却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体化的认知方式。坡的空间叙事之所以有其独特魅力，正是因为它保存了这种无法被科学语言捕捉的“空间焦虑”与“存在焦虑”，并最终将其转化为一幅关于认知边界的地图。

结语

综上所述，坡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通过对“漩涡”意象的多重呈现，完成了对西方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质询。坡先是借漩涡瓦解理性主体赖以存在的认知根基，使渔夫从“观测者”沦为“被观测者”，由理性主义认知模式转为一种基于身体体验的全新认知方式；其次，漩涡以独特的“混沌”空间形态揭示被理性主义所压抑的动态复杂性，构成了从认知版图内部喷涌而出的“内在反叛”；最后，坡通过渔夫展现出的语言表达困境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表征行为本身，点明任何表征都有其无法触达的边界现实。然而坡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而是警醒世人重视感性经验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坡的空间叙事是一幅绘制理性认知边界的“地图”，它绘制的不是“此处有什么”，而是“此处难以言说”的是什么；不是“如何抵达某地”，而是“认知止于何处”。当理性主义试图将世界完全纳入认知框架时，坡以承认边界的方式提醒我们，表征的局限正是基于对自身表达限度的清醒认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美国海洋叙事的文学绘图研究”（项目编号：22BWW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TIAN Y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6059-0158>

LI Shu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0046-2026>

References

- Daston, Lorraine, & Peter Galison (2007). *Objectivity*. Zone Books.
- 方英 (2025): “处所意识”, 《外国文学》(05): 102-114。
- [FANG, Ying (2025). Topophrenia: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5), 102-114.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25.05.006>]
- Harley, J. Brian (2009).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George Henderson, & Marvin Waterstone (Eds.), *Geographic thought: A praxis perspective* (pp. 129-148). Routledge.
- 刘寄星 (2009): “混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74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38-240。
- [LIU, Jixing (2009). Chaos. In *Encyclopedia of China* (2nd ed., Vol. 74; pp. 238-240).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刘铁驹、宋立平 (2006): “蝴蝶效应及其应用”, 《现代物理知识》(06): 10-12。
- [LIU, Tiejue, & SONG Liping (2006). “The butterfly effect and its applications.” *Modern Physics*, (6), 10-12.]
- 龙迪勇 (2014): 《空间叙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LONG, Diyong (2014). *A study of spatial narrativ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Lorenz, Edward N. (1963).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20(2), 130-141. [https://doi.org/10.1175/1520-0469\(1963\)020<0130:DNF>2.0.CO;2](https://doi.org/10.1175/1520-0469(1963)020<0130:DNF>2.0.CO;2)
- 陆扬、陈艳 (2023): “解构、文化、空间——陆扬教授学术访谈”, 《中外文论》(01): 3-8。
- [LU, Yang, & CHEN Yan (2023). Deconstruction, culture and space: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u Yang.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ies*, (1), 3-8.]
- Poe, Edgar Allan (1994).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and related tales* (J. Gerald Kennedy,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坡 (2025): 《爱伦·坡小说全集》, 曹明伦译。译林出版社。
- [Poe, Edgar Allan (2025). *Complete tales of Edgar Allan Poe* (CAO Minglun, Trans.). Yilin Press.]
- Sandler, Matt (2018). Poe's survival stories as dying colonialisms. In J. Gerald Kennedy, & Scott Peepl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dgar Allan Poe* (pp. 269-2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eeney, Gerard M. (1973). Beauty and truth: Poe's “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Poe Studies (1971-1985)*, 6(1), 22-25. <http://www.jstor.org/stable/45296666>
- Thompson, G. R. (1970). Unity, death, and nothingness-Poe's “romantic skepticism”. *PMLA*, 85(2), 297-300. <https://doi.org/10.2307/1261405>
- 田颖、林锦 (2025): “陆海之变: 论杰克·伦敦的文学地图”,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04): 97-104。
- [TIAN, Ying, & LIN Jin (2025). From land to sea: Jack London's literary cartography.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4), 97-104.]
- 于雷 (2014): “爱伦·坡与‘南方性’”, 《外国文学评论》(03): 5-20。
- [YU, Lei (2014). Edgar Allan Poe and “southernnes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5-20.]
- 朱振武 (2011): 《爱伦·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 [ZHU, Zhenwu (2011). *A study of Edgar Allan Po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校对编辑: 熊晨菲 赵晨雨)